近事會元

附校勘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近事會元五卷宋李上交撰上交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襍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襍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歷壬辰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紀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即原本惟振孫以爲皆記襍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

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綫鞾綫鞵親迎轝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謚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遂旬問罪人表狀書奏制勑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註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襍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襍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原序

儒家者流誠資博洽天下之事故有本原苟道聽之未詳則實圖而奚解實繁廣記以避無稽嘗謂經籍之淵顏易探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鍾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顯德之前擷細務之所因庶閒談之引據如曰小不足講懵則包羞聊此篇聯無誚叢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曰近事會元爾時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近事會元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宋李上交撰　　錢熙祚錫之校

太極殿

唐高祖于隋義寧二年五月受隋禪改大興殿爲太極殿

翠微宮 長安 本太和宮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營太和宮於終南山尋改爲翠微宮

玉華宮 坊州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建玉華宮于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

玉華寺

唐高祖永徽二年廢玉華宮爲玉華寺

八關宮　合璧宮 雒陽

唐高宗顯慶五年四月造八關宮於東都苑內五月復改爲合璧宮

天宮寺 洛陽

唐高祖潛龍時舊宅

蓬萊宮 洛陽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造

乾元殿 洛陽

唐高宗麟德二年三月造

紫桂宮 洛陽

唐高宗儀鳳四年五月造于汚池之西

龍尾道　含元殿 長安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改長安蓬萊宮爲含元殿側有龍尾道自平階至地凡詰曲七轉曰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于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萬年宮　九成宮 長安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宮爲萬年宮

集賢殿　麗正殿　集賢殿書院 長安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四月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改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廣花萼樓　勤政樓　築夾城芙蓉園 長安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六月長安廣花萼樓前面題曰勤政樓

又築夾城芙容園

太清宮

唐明皇天寶二年九月勅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

觀風樓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八年四月於華清宮作觀風樓

再廣長安夾城 長安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八月廣夾城

華清宮　温泉宮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六載十月改温泉宮爲華清宮

紫極宮

唐明皇天寶二年諸州置紫極宮

集靈臺　長生殿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元年十月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也

明皇歸西內　興慶宮 長安

唐肅宗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自興慶宮移歸西內李輔國遷之興慶宮卽南內也

延英殿

唐傳載云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也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集希求恩寵欲進其身以此爲望焉

都亭驛　上元驛 汴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改東京之上元驛爲都亭驛

至德宮 洛陽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以舊宅爲至德宮

紫宸殿　萬歲殿

周世宗顯德六年十二月改內萬歲殿爲紫宸殿

改宮殿門名 洛陽

唐哀宗天祐二年五月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興教門長樂門改光政門光範門改應天門應天門改爲乾元門宣政門改爲敷政門宣政殿改爲貞觀殿日華門改爲左延福門月華門改爲右延福門萬壽門改爲萬春門積善門改爲興善門含章門改爲膺福門含清門改爲延義門金鑾門

爲千秋門延和門爲彰善門

帝王服赤黃袍衫

唐太宗貞觀中制翼善冠朔望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與平巾幘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皆常服而已志云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太子左庶子劉子元進議曰燕服蓋古之褻服也今亦謂之常服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外國之制爰自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元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高氏諸帝常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黃服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

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蓋取其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晉公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及大業元年煬帝始制詔吏部尙書牛宏等憲章古則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已後用兵及車駕行幸百官雖服袴褶而軍間不便六年復詔從駕遠者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靑庶人白屠商皁士亦黃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爲衣服雜飾

幞頭　帽子　腰帶　靴　公服

右五事上官詳前帝王服色赤黃之說下文幞頭乃烏紗帽耳當時必垂其帽之餘者故前說云漸廢是廢其制度也又云貴賤通服折上巾只是以其帽之餘帛折而上繫之俗謂幞頭小脚以便事也似謂無巾子時爲帽冒其頭也有巾子時爲巾也今之小紗帽子者亦以因幞頭而生其制又去其巾子耳何者其帽之餘帛亦折而上綴之俗曰帽簷是也腰帶乃是九環十三環帶也言環卽今之帶上金玉等名具也俗曰袴具言在袴具之上有眼目曰左眼是不忘其本存古之環象也環以佩魚龜算帒等也鞾卽六合靴也以六片縫合而成公服卽宇文護加襴之袍也

笏

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勅五品已上象笏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自有唐已來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六品已下執竹木為笏上挫下方

手巾　算帒　刀子　磨石　鞊韘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並帶之武官欲帶者聽之睿宗景雲元年七月詔一品已下帶手巾算帒其刀子礪石等不許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鞊韘七事七事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噦厥針筒火石也開元初復罷之

幞頭巾子

唐制云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尙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

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開元以來文官仕任多以紫皂官絁爲頭巾平頭子相效爲雅製開元十九年十月賜內供奉官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子迄今服之也今宋朝所謂頭巾乃古之幅巾賤者之服

金銀銅魚符　龜符　特進佩魚　散職佩魚

唐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符至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賜新魚符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符刀子礪石至垂拱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符至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所佩魚作龜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已上龜符並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從官給神龍元年

內外官五品已上依舊魚袋六月嗣王郡王特許佩金魚袋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自武德已來皆從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雖正員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爲中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袋自後恩制賜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因之佩魚袋服朱紫者甚衆

改銅魚袋

唐則天嗣聖元年詔五品佩銅魚袋中宗返正從舊

佩龜

唐則天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佩魚作龜

乘輿案褥牀帷用赤黃

唐明皇天寳六載禮儀使太常卿韋縚奏舊用紫今請依御袍赤黃色勅從之

銀菟符

隋義寧二年三月封唐祖爲相國總百揆四月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郡國也

銀魚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爲銀魚符也

笏囊

唐傳云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開元二十四年宰相張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腰輿

唐則天神功元年幸萬安山玉泉以山徑危欲御腰輿而上以王慶諫而止

皇親禁人出入掖庭

唐明皇開元十年九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安說言語

親試舉人

唐高宗顯慶四年二月上親試舉人凡九百人內五百人登上第

眞宰相

唐高祖武德初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眞宰相

專知樞密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正月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知樞密

知門下省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鄭國公魏徵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尙書英國公李勣爲太子詹事同知中書門下三品

參預朝政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以刑部尙書張亮參預朝政

左右相

唐明皇天寶元年二月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

宰相以平章事爲名

唐高宗永隆二年以中書侍郎郭正一與魏侍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官自正一始也

參知機務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以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嗣位至七月以李勣爲尚書右僕射爲中書門下三品

參知政事

唐高宗顯慶四年五月以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

慶並參知政事

平章事

唐高宗永淳二年四月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温曰郭正一魏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事爲名

文昌臺　鸞臺　鳳閣　左右肅政臺

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文昌左右相吏部爲天官戸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御史臺爲左肅政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詔出使更置右肅政臺專知諸州按察

鸞臺侍郎　都臺　麟臺　控鶴

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黃門侍郎爲鸞臺侍郎文昌都省爲都臺祕書省爲麟臺左右監門率府爲控鶴禁衛率府至神龍二年二月詔並卻依舊依永淳已前官名

賜宰相生日器幣

晉少帝天福六年七月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辭以幼失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生辰賜物始此也

前八司

唐志云吏兵禮部考功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謂之前八司其餘則曰後行

中書草制

唐憲宗元和八年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

沙堤長安

唐李肇國史補云拜宰相禮絕班行府縣塡路自私第至于子城東街名沙堤

火城

李肇國史補曰宰相元日冬至立仗太官皆備珂繖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則皆滅以避宰相也

兩省　四孔炙　宰相判官　𨽻脚　揵領褁頭

唐盧氏雜說云諫議無事不入宰相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

衆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𡳞脚

又云不由三省直押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

時政記

唐則天長壽二年姚璹奏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

不宜自宰相百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

相一人專知撰錄號曰時政記每日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

政記自璹始也

堂老

李肇國史補云宰相呼爲堂老

政事堂

唐志云舊制宰相嘗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

忌房魏輩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爲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內樞密使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始也

崇政院

梁太祖開平元年以敬翔檢校司空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

廢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先是桑維翰免樞機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俄而處讓丁母憂因以其印付中書樞

密院由是遂廢

乞復置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七年六月崩少帝登位至其年七月宰臣馮道等表請復置樞密院初高祖之事後唐也覩安重誨秉政賞罰由己常惡之及即位銳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道等倦繁劇乞置不允

近事會元卷一終

近事會元卷二

學士　弘文館　麗正殿　集賢殿　北門　翰林待詔　翰林供奉　翰林學士

翰林志云唐高祖武德初在秦府文學館擢杜如晦等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學士自此始也分三番更直宿閣下時謂之登瀛洲太宗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政餘引入講論明皇置麗正殿學士後改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亦草書詔後來翰林草書詔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修梁陳舊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亦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等輩時召草制未有名號又乾封中始置北門學士睿宗朝初改爲翰林待詔又改爲翰林供奉至開元二十六年乃

爲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之南李白韓翃輩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德宗朝北翰林始兼學士之名

大學士

唐中宗景龍二年四月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

翰林院承旨

唐志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左右銀臺門內也在興慶宮其院在金明門內也西內院在顯福門也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溫大雅魏徵輩永徽後有許敬宗等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

目乾封中劉禕之等以文詞召入待詔常于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儀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輩又當此任玄宗時張說等書詔謂之翰林待詔王者登極一日萬機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常設當代四人以備顧問肅宗至德已後天下用兵制詔皆從中出於是擇人命曰翰林學士充選者文士入禁中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觀已後爲學士承旨多至宰相

乙廢翰林學士

唐德宗貞元初召吳通元充翰林學士與陸贄俱爲上知時

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元又言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肅宗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名奔播之時道路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制書分職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元援引朋黨禁中叶力排已故欲廢之德宗不許

花磚　八磚學士

翰林志云學士院北廳有花磚道冬中以日影及磚爲入直之候李程性嬾好晚入常過八磚乃至衆呼爲八磚學士

鈴索

翰林志云學士院南北廳外各有鈴索人不敢輒入也

官誥沿草　命婦官誥用金花紙

李愚翰林舊規云舊例宰相使相官用五色背綾金花紙節帥白綾金花紙命婦即金花綾紙唐昭宗乾寧二年十月李鋋自黔南節度授京兆尹兩度諸報中書使白綾紙也

四禁

翰林志云命書起草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

書詔印

唐憲宗元和初置書詔印翰林學士院主之

制名　白麻　白麻不使印　雙日起草

翰林志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

將曰制並使白麻紙不使印也雙日起草隻日宣機務急速亦雙日

書詔名　白藤紙　黃麻紙　青藤紙　五色

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使白藤紙凡慰撫軍旅曰書使黃麻紙並使印也道場薦告詞文使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道場歎道文並使白麻紙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其次小番用五色麻紙並不使印

改年爲載

唐明皇天寶三年正月改年爲載

浴堂　金鑾坡

唐德宗雅尚文學學士輩又常詔對浴堂門移院於金鑾坡對御起草賦詩

內相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雖有宰相而謀猷參決多出于翰林學士陸贄時人目曰內相

私臣

貞元十一年翰林學士陸贄曰學士乃私臣玄宗初令待詔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

儤直

翰林志云初入學士當直之數外更有儤直各有等第數目

小三昧大三昧

翰林志云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如佛之去纏縛而自在也

內翰入院班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詔翰林學士依入院先後爲班次唯承旨必居班首

後廢翰林學士院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廢翰林學士院倂歸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以馮道趙鳳並充端明殿學士學士之始命也

紫微省　黃門省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一月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薇省門下省爲黃門省

改官名數　司馬　長史　中臺　西臺

唐高祖武德三年三月改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郞爲給事中內史省爲中書省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尙書爲戶部尙書七月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改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郞爲奉禮郞高宗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龍朔二年改尙書省爲中臺中書省爲西臺僕射爲主政左右丞爲肅機左右郞中爲承務吏部爲司列主爵爲司封考功爲司績禮部爲司禮祠部爲司禋膳部爲司膳主客爲司蕃戶部爲司元度支爲司度倉部爲司

倉金部爲司珍兵部爲司戎職方爲司城駕部爲司輿庫部爲司庫刑部爲司刑都官爲司僕比部爲司計工部爲司平屯田爲司田虞部爲司虞水部爲司川尙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郎中爲大夫侍中爲左相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給事爲中臺舍人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中書令爲右相侍郎爲西臺侍郎舍人爲西臺舍人秘書省爲蘭臺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丞爲大夫著作郎爲司文郎太史令爲秘書閣郎中御史臺爲憲臺御史大夫爲大司憲御史中丞爲司憲大夫殿中省爲中御府監爲太監丞爲大夫內侍監爲內侍省太常爲奉常光祿爲司宰衛尉爲司衛宗正爲司宗太僕爲司馭大理爲詳刑鴻臚爲司文司

農爲司稼太府爲外府少府爲內府監將作監爲膳工監國子監爲司成館博士爲宣業都水監爲司津監洗馬爲司經大夫家令寺爲宮府寺至咸亨元年十二月詔新改官名並仰依舊

文武部等級依舊

唐明皇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至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勅並依舊

殿中省

唐志云煬帝改殿中局爲殿內省唐高祖武德中改爲殿中省龍朔改爲中御府咸亨復改爲殿中省

祕書省

唐志云隷中書之下漢代藏書之所有延英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內掌蘭臺祕書圖籍後漢延熹二年始置監屬太常寺掌禁中圖書祕文後併入中書至晉惠帝則置祕書寺掌中外二閣圖書梁又改寺爲省龍朔改爲蘭臺光宅改爲麟臺神龍中復爲祕書省也有二局一曰著作一曰太史

閣老　曹長　院長

唐李肇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

諫官兼館職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七月李愚奏以著作郎尹拙爲左拾遺

直史館諫官兼館職自拙始也

把麻團句

唐嘉話錄云通事舍人宣詔舊例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讀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也

螭頭下記言事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勅左右省起居賫筆研及紙于螭頭下記言事

參酌院

唐穆宗長慶初以刑法太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臺諫憎愛

唐李肇國史補云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糾舉省中多士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中相輕

諸使職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已前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者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淸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知院閑廐左右巡察監察館驛等使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番防禦團練經略鎭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

撫巡宣慰推覆禮會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省眼　南省舍人　振行　比盤　都公

唐李肇國史補云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

拗項橋 長安

唐因話錄云尚書省東南陽通衢有小橋相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西望南宮也

氷廳

因話錄云時呼祠爲氷去聲廳言其淸且冷也

御史　七貴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葢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

御史哄堂

李肇國史補云凡御史上臺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合坐皆笑謂之哄堂不罰

御史臺門北開

唐談賓錄云御史臺門北開葢取其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

門北開矣按北省故事云御史臺在宫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爲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北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盖以權宜耳此說御史臺亦云耳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之故開此門也

五院

唐尚書故實御史臺移自大夫已下至監察謂之五院也

御史裏行

唐太宗貞觀中馬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御史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始此

御史中丞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七月改治書爲御史中丞

宰相病坊　給舍病坊　監察御史病坊

唐兩京記時以祕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祕書丞及著作佐郎爲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卑故存好古君子厭趍競者亦求爲之

六軍將軍兼大夫

唐代宗寶應元年授王仲昇爲右羽林將軍兼御史大夫六將軍兼大夫自此始也

郎中員外郎授刺史

唐太宗永泰二年四月詔尚書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員外郎授下州刺史

內允　內史舍人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太子中允爲內允中書舍人爲內史舍人

太子賓客

唐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以許敬宗爲太子賓客賓客始有也

十使巡察

唐中宗景龍二年八月遣十使巡察天下

司封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九月改尚書主爵爲司封

大理評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大理寺置評事

殿前承旨改爲殿直　密院承旨改爲承宣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詔以承旨名職嚴重除翰林承旨外

殿前承旨改爲殿直密院承旨改爲承宣

司天臺

唐睿宗景雲二年自漢渾儀監改爲太史監復爲太史局乾

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勅改太史監爲司天臺

州別駕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置

員外判試檢校

唐志云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

同正員

唐高宗永徽四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同正員自蔣始也

醫學

唐太宗貞觀三年九月諸州置醫學

醫博士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九月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

致仕給半祿料

唐德宗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太師蕭昕爲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祿料永爲長式初致仕官只給半祿無料上加之待老

臣給牛料自昕始也

授官舉人自代

唐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詔常參官及諸道節帥已下至大理評事等授訖三日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表至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

食實封

唐明皇開元十年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戸自源乾曜張嘉貞始也

致仕官在本品上

唐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官宜在本品之上

待漏院

唐憲宗元和二年六月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門外

籠街喝道

唐文宗太和二年舒元褒上疏云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宗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

斜封

唐睿宗景雲元年八月以中宗時官爵踰濫因依妃主墨勅而受官者時謂斜封禁之

天策上將

唐高祖武德四年十月高祖以古舊官不稱秦王殊功乃別

表徽號如天策上將

節將封王

唐明皇天寶九年五月封安祿山爲東平郡王節將封王自此始也

使相

唐明皇天寶十五載六月授崔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如故使相始也

驃騎大將軍

唐高宗顯慶七年九月初置驃騎大將軍官爲從一品

觀軍容使

唐肅宗至德中令魚朝恩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州

郭子儀李光弼名齊功敵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朝恩始也

元帥　副元帥

唐志天寶中安史之亂肅宗討賊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即代宗也又以郭子儀李光弼隨其方面副之號副元帥代宗即位又以雍王爲之即德宗也自後不置至昭宗以輝王爲之即哀帝也

都統

唐肅宗乾元中置之或總五道至上元末省至宣宗大中之後討徐州以康成訓討黃巢以荆南王鐸皆號爲都統

招討使

唐德宗貞元末置之其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之

防禦使　團練使　守捉使　幕副

唐肅宗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禦使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至上元後改防禦使爲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使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置唐志曰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總統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若大使旌節置木契以行玄宗天寶中緣邊禦寇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封纛外任之重無踰此焉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數皆天寶後置之中原則無塞上有也

神策軍　宦官主兵

唐昭宗天福三年宰相崔允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遂至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

都部署

後唐末清泰三年五月三日夔州張景達落副總管充西北番馬步都部署始此也

刺史治軍　軍鎮名節度額　觀察

唐志曰肅宗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戎軍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息則易以觀

察之號也

觀察使奏刺史

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赦文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

左右千牛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始有左右千牛

近事會元卷二終

近事會元卷三

雁子軍

唐昭宗景福元年朱瑄叛于兖鄆募勇士數百縣雙鴈于頰立爲鴈子都時朱全忠聞之亦選數百人號爲落鴈都署朱漢賓爲軍使故人呼朱落鴈

夾寨

梁太祖開平四年五月發山東民饋糧於潞州以敵後唐數爲唐將周德威掩襲運路頗艱乃於東山口築道連接爲柵以通餉道自是梁軍保之謂之夾寨

破夾寨

梁太祖開平四年乃唐天祐五年也葢後唐不改年號莊宗

李親軍抵寨城以李嗣源李存璋王霸進軍斫燒夾寨爲道嗣源壞夾寨梁軍投戈南奔

舂磨寨

唐僖宗廣明三年六月黄巢與秦宗權合縦兵掠陳許蔡八州俘人爲食謂之舂磨寨言碎骨也

殿前諸班

周世宗顯德元年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志至其年十月命本朝太宗皇帝一槩揀驍健者署爲殿前諸班遂有散員指揮内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汰去老弱者

兵丁指揮爲一軍

唐明宗長興三年三月以神捷神威廣捷諸軍左右羽林軍分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爲一軍置都指揮使一員

大將受命

唐志云大將出軍征討皆告廟受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

姑息戎臣

唐穆宗馭軍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即位之後至長慶詔軍士死王事三周年不得停衣糧先於恒州留使錢內每貫剋二百文助軍初傾府庫給賞長行所獲人至鉅萬非時賜與不可勝紀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弛戰則不克而國危也

監軍有印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五月鑄河東監軍印自王定遠始也

武官不得轉文官

唐僖宗廣明元年六月詔令今後武官不得轉文官所冀輶輪各適其用其內司不在此限

南郊賞給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內南郊禮畢宣赦後立仗將士及諸州共賜十八萬端匹南郊賞給始此

出兵名數　贊軍定制

唐志云凡將帥出行兵滿一萬人已上置長史司馬倉兵冑三參軍五千人已上減司馬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下各置副使一人一萬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每軍各有倉

兵胄三叅軍其横海高陽唐興恒陽北平等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凡鎭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一萬人巳上置司馬兵倉胄三參軍五千人巳下減司馬凡諸軍鎭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鎭使副以上四年一替總管以下二年一替押官隨軍替

百官罷廊食　入閤賜食

後唐明宗天成初以亂離之前常叅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乾符後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卽賜

入館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四月司業張溥請復書八館以廣生徒

按大典監有文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溥言謬矣

聖節獻物及天下賜宴

唐明皇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上生辰宴百僚于花萼樓百寮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于令

聖節賜宴素食

唐文宗開成四年八月詔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賜宴庶同歡奏不欲屠宰并信尚空門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意廣置齋筵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

罷元會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罷元會爲歲饑也又貞元十八年正

月朔以大雪罷元會又憲宗元和十一年正月朔不受元會以宿師於野也

休假追遊爲樂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曹司任追勝爲樂

燒尾

唐中宗景龍三年蘇瓌除右僕射舊例公卿大臣初拜官皆許獻食名曰燒尾宗晉卿謂瓌曰何不燒尾瓌奏中宗曰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南曹檢覈

唐志云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謂在銓曹之南道每歲選人

考課必由之覈其實乃上三銓進甲署焉

小銓　小選

唐志云內外官吏則有假寧之節行李之命簿書紀績功賞殿最具員俱爲員外分掌之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爲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曰流外銓亦曰小選其較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也

雕印周儀二禮公穀二傳

漢隱帝乾佑二年五月于國子監置也

修唐書成

晉少帝開運二年六月監國史劉昫張遠等修唐書二百三卷上之

罪發解官員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選人文解不合式罪發解官員

九經印板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中書奏乞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書印板從之

三銓爲一銓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十月併吏部三銓爲一銓也

置南曹

唐文宗開成二年六月吏部奏長定選格請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別置印一面從之

三傳三史科

唐穆宗長慶三年三月禮部奏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

墨義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禮部舉人試罷口義試墨義十條

通典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淮南節度使杜佑進通典凡九門二百卷

帖經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三月勅今後明經帖十通五品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品已上仍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進士停帖小經宜準明經例試大經十道通四然後從試雜文及策訖送中書門下詳覆

兩都罷貢舉

唐代宗永泰十年罷兩都貢舉皆集上都

兩都舉選

唐代宗寶應二年七月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

制舉詩賦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八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自此始也

不充鄉貢

唐明皇天寶十二年七月詔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

四部書

唐明皇開元盛時有四部諸庫書謂甲乙丙丁之次

禮部掌舉人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考功貢舉遺禮部侍郎掌之

開元禮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五月進集賢院學士蕭嵩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百十五卷名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

明經加帖　進士試雜文

唐高宗時侍御史劉思立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國子監

唐高宗龍朔二年正月初置國子監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三月頒孔頴達五經正義于天下

頒五經正義於天下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房喬褚遂良重撰晉書於是奏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法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八人分撰以臧榮緒書爲諸晉書主參考諸家甚詳然多浮艶細碎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天文之類最佳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遂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

重撰晉書

周公孔子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令國子監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

選部高等　藍羅

唐高祖太宗武德貞觀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後人滋多判目近淺乃採經籍古義倂書隱言以試之唯恐選人之知通者謂之高等弱者謂之藍羅

賜諸道公用糧草

周世祖顯德六年二月詔賜諸道公用糧草有差

稅有省耗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平章事王章與郭威楊邠等聚斂太過時論非之時下令民稅每斛別輸二升名曰省耗百姓

苦之

估折支

漢隱帝乾祐三年中宰臣王章與楊邠不善儒士郡官月俸皆以不堪資用者給之名曰雜閑物仍命高價估定旋又加之曰擡估尚未滿其意時更增之

轉運判官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劉審交為馬紹宏下轉運判官始此

添鹽錢增麴價

後唐末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增添也

發運判官

晉高祖天福六年十二月兩浙錢元瓘卒史云元瓘起家先

爲鹽鐵發運判官也

三司使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八月始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爲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也

借京城富商錢

唐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足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不過一二十大富則國用濟矣詔下大索京城纔得八十萬貫又少尹韋禎巧法索之止及二百萬貫時判度支杜佑曰今用月費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纔可支給也

鹽鐵兼轉運使

唐代宗寶應元年以劉晏爲戸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轉運自晏始也

鄉里隣保坊村

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百戸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

諸道節帥進奉

唐志云德宗興元初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臯劍南有日進李兼江南有月進杜亞楊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日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密旨乘此盜貿

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侵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無其二三耳其餘沒入此節度使進奉始也

刺史進奉

唐志曰德宗興元初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案牘百賈之上皆親劑焉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

判官進奉

唐德宗興元初宣州劉贊死判官嚴綬傾軍府資用進奉俄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

揚擲米運

唐志云明皇開元初每運米至京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詔使揚擲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捉官本錢收利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先是高戶捉官本錢後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溥稅百姓一年稅錢充之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月收利借官人稅錢

稅竹木茶漆及常平事

唐代宗永泰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稅茶之說肇于此矣

稅茶法

唐德宗貞元九年戸部侍郎張滂立稅茶法曰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申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移茶種植

唐文宗太和元年王涯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就官場中栽之摘茶葉於場中造之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

茶法壞

唐文宗太和九年王涯誅後令狐楚以戸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於戸部人人悅之

復舊茶食

唐文宗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開元之制

稅間架算除陌

唐德宗時趙贊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等價每間出錢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舊算二十加等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買賣隨署記翌日合算之有交易了用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十千取其家貲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私所入曾不得半怨聲喧然至興元元年正月放罷已下失折納除糴一條

瓊林大盈庫

唐德宗興元元年賊泚平復府庫空虛後諸藩供奉繼至乃奉天行在貯官物于廊下題名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聞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貢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于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明皇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禍萌於茲

開元通寶錢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詢書也

近事會元卷三終

近事會元卷四

霓裳羽衣曲

唐野史云明皇開元中道人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上若悽冷不能久留回于天半尚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曲遂遂中寫之會西京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因敬述所進爲曲身名霓裳羽衣曲也又楊妃外傳云天寶四年七月於鳳凰園冊女道士楊氏爲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注云明皇三鄉望女几山所作也又引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小說云術士羅公遠導明皇入月宮聞之尤甚怪誕不足爲證上亦嘗聞明皇洞曉音律必欲神其曲謂得于天上

也或夢寐所成亦非異事若云形體升天殆欺人也女几回而作近之矣今又按樂苑云霓裳羽衣曲開元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進在越調中又樂苑云婆羅門曲改霓裳羽衣曲入大乞食調今之大食越調聲相近唯高一均是二調俱可行之皆屬商也婆羅門曲大乞食調越調雙調今時樂工盡知之其散序不復聞焉近年樂工穿鑿不明越與大食俱屬商聲但見舊曲有仲呂商即林鍾商也使就其調草爲八拍曲破殊無和會諒其曲必大也自唐憲宗時猶奏此曲今不傳者有以巢賊之後泯然也無如白居易歌詩可證耳白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見商又和元稹歌云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入昭陽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

霓裳舞舞時寒食秋風天玉拘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間俗衣服虹蜺霞帔步搖冠花鈿瓔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磬簫箏笛競相攙擊擫吹彈聲迤邐法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聲發霓裳序初亦如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之野史云此是明皇所得之聲分爲六序也中序擘裂初入拍秋竹竿裂春氷折中序初有拍亦名拍序此後乃進婆羅門曲也飄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烟娥斂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倩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十二遍而終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

創聲君造譜楊氏謂敬述創歌今徵之寄譜與樂天也

胡渭州　伊州

樂譜錄云唐明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

涼州　新涼州

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又有新涼州並在宮調上宮竊詳七宮有八涼州內正宮別有小涼州亦曰碎宮涼州其慢遍中來七宮涼州中美聲聚而爲之此有似新涼州也又鄭棨傳信記云初郭知運進此曲上召諸王便殿聽之曲終寧王不樂對曰此曲雖佳臣有間焉夫音者始于宮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蘘于宮商也斯曲宮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君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

卑則偪下僭則犯上露于忽微形于音聲播之于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有播越之禍悖逆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默然後有安史之亂

西涼州曲

唐幽閑鼓吹云元載子名伯和勢傾中外時閫帥寄樂伎十人僅半歲無因得達伺其門下彈琵琶人康崑崙得通伯和一試之盡遺崑崙矣先有和尚段善本者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伎半贈之乃盲傳焉今道調涼州是也

楊柳枝

唐穆宗時白居易長慶集云楊柳枝洛下小新聲也小伎有善歌者可聽故試之云小伎攜桃葉新聲蹋柳枝口動櫻桃

破鬟低翡翠垂又別柳枝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上交按杼情詩集述白居易有數伎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居易年旣高邁小蠻方豐艷因爲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輭于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工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二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名又爲一章末句云定知今夜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中和樂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二月一日中和節以兩雪改于二月七日宴羣臣因奏上所製中和樂曲也

傾盃樂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此曲又樂府雜錄云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令俳兒辛骨䶥拍不中其節上瞋目顧之䶥憂一日而卒上交詳此二說恐先者是宮調後來宣宗轉于他調製之也又明皇開元中亦用此曲每日輪馬三十匹舞之

道調子

唐懿宗命樂工史敬約吹蘆管初弄道調上謨謂曲拍之敬約隨其拍轉成此曲以隱其謨也

康老子

樂府錄云唐富人康老子落托好與樂工游處家計蕩盡而

卒樂府嗟之遂製此曲

離別難

唐則天時士人陷寃獄有妻配入掖庭其夫本善吹蘆管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二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畀人知遂三易其名亦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如意娘

樂府雜錄云唐則天撰之

君臣相遇樂

樂府錄云唐明皇天寶中命譚浄眼等撰

雨淋鈴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自蜀反正樂人張野狐所製亦曰還京

樂

夜半樂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入平內難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剪逆人後造此曲

望江南

樂府雜錄云始朱崖李太尉鎭浙西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荔枝香

唐甘澤謠云天寶四載六月一日明皇驪山駐蹕會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人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貢荔枝因名其曲爲荔枝香

奉聖樂曲

唐盧氏雜說云韋皐鎮西川進之也

春鶯囀

敎坊錄云唐高宗曉聲律因風葉鳥聲晨坐聞之命樂工白鳴達寫之遂有此曲凡箜篌大弦未嘗鼓唯作此曲入鳥聲節彈之箏則移西柱向上鳥聲畢入急復移如舊也

內敎坊　雲韶府

唐高祖武德已來置于禁中以按習雅樂以中官一人充使則天改爲雲韶府神龍中復爲敎坊

大唐雅樂

唐太宗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酙酌南北樂考以古音

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

改法曲爲仙韶曲　仙韶院

唐文宗開成三年詔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居謂之仙韶院

左教坊　右教坊

教坊錄云唐明皇開元末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正坊右善歌左善舞蓋相習也

宜春院　十家　三國

教坊錄云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得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

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增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楊氏三夫人也

雲韶院

教坊記云宜春人為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為宮蓋遼柘枝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七德舞　破陣樂

唐太宗貞觀元年宴日奏秦王破陣之曲蓋太宗在藩為秦王時士庶軍人相與作之被甲持戟象戰事上嘆曰豈意今日登于雅樂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遂令虞世南等改製歌詞更名七德舞舞者至一百二十八後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以七德舞為首詩云七德舞七德歌傳

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今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舞馬

唐明皇開元中三宴日諸樂戲外有舞馬三十疋爲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寶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

後安祿山亦將數匹而歸私習之其後田承嗣代祿山舞馬尙存者一旦于櫪上聞鼓聲頓挫以舞之廄人惡之舉篲以擊焉其馬尙謂怒其未妍妙因更奮擊宛轉曲盡其態厮役告承嗣以爲妖遂戮之而舞馬絕

梨園弟子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以聽政之暇率太常樂工弟子三百八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上必覺爲正之號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近院於禁林苑之梨園也

坐部　立部

唐高祖初登極後燕享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坐立二部

雅歌雜蕃俗音　法曲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冲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用樂章爲五奏付大樂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各一奏縚又令元戍更相整比爲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蕃俗里巷之曲其元戍所集者工人多不能曉相傳謂之法曲也

曲破

唐傳載云天寶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之遍擊聲處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破其兆也

羯鼓

唐羯鼓錄云此樂出外國以尙羯鼓故也其音主太簇一均在都曇鼓荅臘鼓之下都曇狀腰而小者臘取楷鼓也雞樓鼓之上

搊琵琶

唐國史纂要異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私撥用手今日搊琵琶也

古琵琶

酉陽雜俎云琵琶用鵾雞弦開元中段師名善本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琵琶名

傳載云唐時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之曰琵聲多琶聲少亦

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上而下謂之琵自下而上謂之琶

賀老琵琶

唐談賓錄云賀老名懷智也

調啞鐘

唐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以隋用黃鐘一宮唯叩七鐘餘五鐘虛懸不扣謂之啞鐘遂以旋宮之法皆遍叩之無復虛懸也

雜戲弄孔子

唐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寒食上宴羣臣伶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黷亟驅出之

潑寒戲

唐則天神龍二年中宗即位後十一月御洛成樓始觀潑寒之戲至開元二年禁斷因張說奏也邊人以水相潑于寒月為戲謂之乞寒戲云

雍州

高祖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為雍州也

洛州總管府

唐高祖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改隋河南郡置洛州總管府也

神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東都為神都

復東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神都爲東都

河南府

唐明皇開元二年改洛州爲河南府

東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洛陽也

東都

唐高宗顯慶元年改洛陽宮爲東都

西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長安也

京兆府

唐明皇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

西京　南京　中京

唐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改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

開封府爲東都　汴州爲開封府　東都爲西都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也東都爲西都卽洛陽也

梁都汴

梁太祖於唐天祐四年四月登位國號大梁改元天平元年都于汴

汴州衛爲天寧宮

晉高祖天福三年五月中丞張昭遠奏據前代行幸所至皆立宮名遂改汴州衛城門爲天寧宮

升汴州爲東京

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升汴州爲東京又改洛陽爲西京也

新東京諸門名

周世宗顯德五年五月改新東京諸門名也

總管府爲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七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也

行臺爲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廢陝州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廢益州大行臺置益州大都督府

十道

唐太宗貞觀元年併省隋之州郡分爲十道

分天下爲十五道

唐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爲州縣俄而復叛不入提封景雲二年分天下州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議者以權重不便罷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

二十四都督府

唐睿宗景雲二年依先代故事分二十四都督府至其年七月並停唯揚益并荆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爲三品

分五管　廣邕爲二道

唐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勑廣南分道爲五管屬嶺南廣邕二道

單于都護府

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改交雲中都護府爲單于都護府官品同大都督府

安南都護

唐高宗永隆二年八月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築長安羅城 汴

唐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築長安羅城和雇百姓四萬一千人三十日畢功

作東京羅城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新作京師羅城

郡爲州　太守爲刺史

高祖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也
州爲郡　刺史爲太守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郡復爲州　太守復爲刺史
唐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復舊也
瓦橋關爲雄州　益津關爲霸州
周世宗顯德六年五月改也
蔡州
唐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八日改豫州爲蔡州避上諱也
麟州
唐明皇開元九年張說奏置以安黨項

昇州

周世宗顯德五年三月於上元縣置昇州

福州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改閩州爲福州避文相類聲相近也

廢麟州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廢麟州

清德軍

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改舊檀州爲清德軍

明州

唐明皇開元二十六年分越州置明州

五丈河　蔡河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發滑亳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於濟以通青鄆運路又疏蔡州以通陳頴

近事會元卷四終

近事會元卷五

婦人乘檐子及禁斷

唐高宗咸亨二年勅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婦人比來多著帷帽遂弃羃帷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爲輕率深失禮容理須禁斷

兜籠

唐志巴蜀婦人多有肅宗乾元已來以兜籠易于檐負京城奚車兜籠代于車轝矣奚車似今之坐車耳

婦人綫鞾綫鞋

唐高祖武德已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綫靴開元以來例著綫鞋取輕妙便于事

昏娶親迎輿樂　障車

唐志云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云親迎之儀備諸六親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有障車邀賞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障車禮貺過于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請禁之

公主事舅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廢公主事舅姑之禮珪曰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欲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席坐令公主親行盥饋之禮而退事舅姑自珪始也

公主賜謚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七月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自此始也

貴妃

唐明皇天寶三年八月冊太真妃楊氏爲貴妃始也

夾寨夫人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五月破夾寨于潞州得符道昭妻侯氏有才色時稱夾寨夫人

會昌山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驪山爲會昌山始也

后土祠

漢武時舊有后土祠隳廢至唐明皇再修之按傳記云后土祠隔河與梁山泊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坐如妃匹焉至開元中始別建室而遷出之燕公張說爲之文俗傳妄道者淫怪尤甚焉

封諸山爲公

唐明皇天寶十載封沂山爲東安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吳山爲成德公霍山爲聖應公醫巫閭山爲廣寧公已上並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者也

吳山爲西嶽

唐肅宗至德二年春改吳山爲西嶽

改岳山名

唐肅宗上元中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爲華岳華岳爲泰山華州爲泰州華陰縣爲泰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封四海爲王

唐明皇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

封四瀆爲公

唐明皇天寶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爲清源公江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

文宣王　兗國公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贈孔子爲文宣王顏回爲兗國公

五岳封王

唐明皇先天二年三月封華山神爲金天王至開元十二年封太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年封中岳爲司天王北岳爲安天王

天下減廢佛寺及僧

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佛寺減僧敎銅像鐘磬納官鑄錢鐵像置農器由是天下拆寺四千五百餘所還俗僧尼二百六萬五百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隷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袄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也

再廢寺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諸州廢寺三千六百三十六所

佛骨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名赴臨臯驛迎鳳翔法門寺塔有釋迦佛指骨一節入内時刑部侍郎韓愈上書諫之

道士隷宗正寺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改

僧道拜父母

唐明皇開元二年閏二月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國忌行香齋僧

晉高祖天福五年二月國忌日宰臣詣爐百官依班序立每忌日飯僧百人永爲定式始也

關節

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云文學之科聞近日浮薄之後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事

歴日板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勅諸道州府不得私置歴日板

霍錐

唐懿宗咸通十年龎勛據徐州有衆二萬男子十五已上皆令執兵其人皆野鋤鉤爲兵號霍錐

拂菻狗

唐高宗武德七年高昌國王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云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上元點燈

唐志曰睿宗好樂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宴喜門觀樂凡四日

市買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直僞不辨

搗蒜

後唐閔帝初秦雍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俗謂之搗蒜及清泰初安重誨爲京兆尹之館長安亦爲之秦人曰日爲搗蒜者者詳之蓋語訛耳乃倒算是也

晉少帝敗

晉少帝開運四年正月爲契丹所掠蒙塵于封禪寺也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無則以釜湯沃之

玉樹

唐傳記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玉樹青葱左思賦有之或非真語過矣不知此樹也

華夷圖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宰臣賈耽上海內華夷圖

繁臺音婆 吹臺
汴州之南有地名曰繁臺梁開平二年七月改爲講武臺本梁王吹臺也因繁氏居之
打夜狐
唐敬宗寶歷二年十一月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狐
甘露事
唐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李訓鄭注謀臣宮詐言金吾仗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觀之致亂
立獸㕯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卽位至十月九成宮貢立獸

炭鑪

木芍藥

唐松窗雜錄云開元禁中初重木芍藥即牡丹也禁中呼之耳

跳脫

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宰臣云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也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斷粟金跳脫是臂飾也

廢散從親事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詔廢諸州散從親事官公私便之

諡先生

唐志云養德邱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大名之小行小名之

鄭州僕射陂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詔册故僕射李靖爲太保改鄭州僕射陂爲太保陂乃後魏孝文賜僕射李冲靖因以爲名今世改之誤也

天樞

唐則天長壽三年八月歛東都銅鐵鑄天樞于端門之外至明皇開元二年九月詔毀之

律十二卷

唐太宗貞觀六年房玄齡等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也

格十八卷

唐貞觀十一年刪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各格十八卷

式二十卷

唐明皇開元時式二十卷前朝多少不定也

肆赦

唐志云肆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宮城門之外右勘囚徒于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爲釋之

赦書

唐志云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天下

匭

唐則天垂拱初年鎔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曰延恩匭上賦頌求官爵者封表者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諫諍者投之西南曰申寃匭有陳得罪寃濫者投之北面曰通元匭有元象災變及軍謀祕策投之每日置于朝堂以識官收表疏既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誹訕朝政者後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狀仍責識官然後許封進行之始也

刑統

周世宗顯德五年七月中書進新刪定大周刑統

律令

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定律令

鬭競律

唐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第八卷爲鬭競律也

禁選人帶京債許借料錢

唐武宗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于遠官許連狀相保戶部各保量加給料錢衣食稍足可責淸廉從之

州縣官禁部民接坐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詔天下州縣官無與部民接坐

死罪五覆奏

唐太宗時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狂而語涉妖妄時直中書省張蘊古究其獄寔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始令斬蘊古

于東市尋悔之因發勅凡决死罪皆令所司五覆奏蘊古始
也

斷獄禁樂

唐太宗貞觀五年七月初令天下决死刑日上進疏食內教
坊太常不舉樂也

逐旬問罪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正月詔長吏逐旬問罪人以杜枉濫也

赦書一本在內

唐文宗開成元年赦草上曰朕務行寔不欲崇長空文宰臣
李石奏曰赦書須內一本陛下時看之

表狀書奏制

唐明皇先天二年正月制勅表狀書奏牋牒每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制勅用黃紙

唐高宗上元三年二月勅制比用白紙多爲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

沙門島

漢隱帝乾祐三年正月罪安友規坐失城也友規爲禾興節度副使不能防守致趙思綰之奔衝至是流登州沙門島始也

配衙前安置

後唐末帝淸泰元年十月罪興州刺史馮暉坐屯乾渠爲蜀

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

貶崖州

唐中宗神龍六年六月浪州刺史平陽郡王敬暉貶崖州司馬自此始也

盜殺武元衡又傷裴度

唐憲宗元和十年六月鎮帥王承宗遣盜夜伏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于通化坊刺中丞裴度傷首不死

貶李德裕

唐宣宗大中元年七月貶李德裕潮州司馬員外安置二年九月再貶崖州司戶至其年十二月死于崖州也

吳元濟

唐德宗時先是吳少陽本滄州人與吳翔者相善翔子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金帛取少陽至名爲堂弟置爲軍職充申州刺史五年少誠病因家童將以少誠意召少陽至少誠已困乃僞置少陽攝副使知軍州遂告少誠之死少陽自爲留後爾後少陽據蔡五年不朝憲宗元和九年卒子元濟僭襲逆命刦略近郡邑千餘里關東大恐九年十月以李光顔爲忠武節度光蔡等州招撫使十年正月詔奪元濟在身官五月裴度經制屢戰不已至十二年裴度得賊帥吳秀琳李佑因委信定計其年將臣李愬十一月率兵於十日夜越墻而入十一日擒元濟并家屬赴京斬于獨柳樹下年二十五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也

黄巢

唐僖宗乾符四年四月宛朐賊黄巢聚萬人起攻鄆州陷之至中和四年六月鄆州朱守奏敗巢于合鄉七月巢將林言斬巢黄揆秉三人降也

安祿山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至肅宗至德二年正月五日爲嚴莊李猪兒斫腹死

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涇軍亂迎朱泚及至興元元年李晟渾瑊等破賊泚走至平原爲幽州軍士韓旻斬泚

秦宗權

唐僖宗中和三年六月蔡州刺史秦宗權敵黃巢將孟楷退敗遂與通和文德元年昭宗即位後十二月蔡州牙將申叢執宗權撾折其足

拓跋思恭 即元昊之祖也

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言鋼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來頻于關右爲患連延至唐僖宗朝有拓跋思恭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名石卒有拓跋仁福爲番部都指揮使亦從其姓梁開平中將吏立仁福爲帥卒子彝殷繼爲帥世有綏宥銀夏靜五州彝殷仕周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賜名彝

興至乾德五年九月卒贈太師其子先嘗襲位太平興國中卒其子繼筠襲位繼筠卒弟繼捧襲位繼捧以昆弟不睦乞留京師於是歸者數人皆列爵也唯克文者依舊知夏州乾德九年夏州掩襲背逆者繼遷繼遷遁去獲其母妻之屬羊馬甚多繼遷乃繼捧弟也端拱元年授繼捧節度使賜姓趙氏名保忠端拱二年繼遷偽順尋賜官及姓趙氏名保吉雍後果爲邊患眞宗卽位繼遷遣使修貢亦偽順也景德元年二月鄜延路奏繼遷於去年十二月刼西番王凉府爲潘羅支詐降集六國番部合擊敗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尙幼卽德明也稱臣乞歸順云保吉遺令也時景德三年九月授德明夏州節度使封西平王至明道元

年十一月進封夏王是月德明薨制授德明子元昊節制封
西平王寶元元年十一月元昊進奉南郊人不至十二月遣
人上表納旌節自陳僭竊事

近事會元卷五終

近事會元校勘記

右近事會元五卷從文瀾閣本抄出校梓後得舊抄本末題萬歷壬午夏五元素齋錄副本與四庫全書提要所云合惟轉輾傳寫彼此互有譌脫校勘一過略記於別紙案原序稱凡五百事今參合兩本計三百五十九條止四百七十事別五事僅存其目然則闕失已多均非李氏原書矣戊戌長夏錢熙祚雪枝氏識

原序

故有本原舊抄本故作散曰近事會元爾曰上脫目字當依舊抄本補

卷一

曰丹鳳門北望曰字誤疑當作由舊抄本空　復詔從駕遠者舊抄本遠下空一字

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噦厥鍼筒火石也舊抄本火石下有袋等二字與舊唐書輿服志合　賤者之服句下舊抄本多非此之論者也六字　自後恩制賜

賞緋紫此與輿服志文合舊抄本作至口口元年賞緋紫

卷二

首條標題舊抄本作學士宏文館瀛洲麗正集賢北門學士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南翰林院北翰林院　第十一條標題五色下有脫字舊抄本分二日云五色金花綾紙五色麻紙　開元

元年十一月舊抄本十二月　敕並依舊舊抄本下有名字　郎中相輕舊抄本中作官與國史補合　轉知院閑廐左右巡察監察館驛等使此彙括國史補文有脫字舊抄本作轉運知驛宮苑閑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無等使二字較勝　志謂之使舊抄本謂作屬與國史補合　大朝會則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舊抄本押班上有監察二

字分作知並與國史補合故存好古君子存疑在舊抄本無自漢渾儀監自漢

疑誤舊抄本同第七十二條標題幕副下舊抄本多節度使總管節度木契節度使副使行軍判官掌記參謀五目充西北番馬都部署始此也舊抄本複都部署三字

卷三

兵丁指揮爲一軍丁字誤當依舊抄本作十兵字似衍唯恐選人之知舊抄本下多也字皆親劑焉舊抄本作皆覼薪焉似誤摘茶葉於場中造之舊抄本場上有官字第六十五條標題舊抄本脫唐德宗時趙贊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舊抄本脫此二十字中等一千下等五百舊抄本等下並有價字此下有所由吏隸等執籌人會計數十一字似有誤匿一間者匿字舊抄本作凡沒二字取於其家自上等價至此舊抄本誤屬上復舊茶法條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舊算二十加等算爲五十舊抄本作除陌錢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等算爲五十自

此至正月放罷別爲一條題云除陌錢皆誤甚已下失折納賖糴一條舊抄本此後列五目改正茶稅法社倉義倉貸義倉支用賖糴常平法並注闕則所失不止一條也

卷四

教坊記云宜春人爲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爲宮蓋遼柘枝達摩之屬謂之健舞此本兩條誤合爲一又有脫簡今據舊抄本訂正如左

雲韶院

教坊記云宜春人爲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爲宮蓋賤隸者也此亦有脫誤教坊記原文云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

軟舞　健舞

教坊錄云迴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類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豈意今日登于雅樂舊抄本作奏舞者至一百二十人舊抄本此下後白居易云云二百九字並脫去而多胡旋舞一條補錄于左

胡旋舞

唐明皇天寶六載安祿山爲上所寵加范陽節度使先是居國居上脫康字貢胡旋舞女爾後安祿山與楊貴妃俱言其藝傳之者不述舞態上交按白樂天歌詞云胡旋舞手應絃足應鼓絃一聲雙袖舞左右轉不知疲千周萬匝無已時又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能胡旋鬬妙爭妍爾不如中有太眞外祿山二人最是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太眞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此地局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有一聲上必覺爲正之一聲下疑脫誤字舊抄本同其曲之遍擊聲處

擊字唐傳載作繫舊抄本亦誤臘取揩鼓也取字羯鼓錄作鼓舊抄本亦誤未可彈五

十四絃大絃也上絃字傳載作絲舊抄本亦誤潑寒戲舊抄本作潑寒胡戲改交

雲中都護府爲單于都護府交字涉下條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而衍舊抄本同唐

肅宗至德二年舊抄本作載

卷五

事舅姑自珪始也舊抄本作自口成風自珪始也俗傳安道者安道上脫韋字當依

舊抄本補承爲定式始也舊抄本無末二字干擾主事舊抄本作司與本紀合

其人皆野鋤鉤爲兵唐本紀野作舒舊抄本亦誤第二十九條標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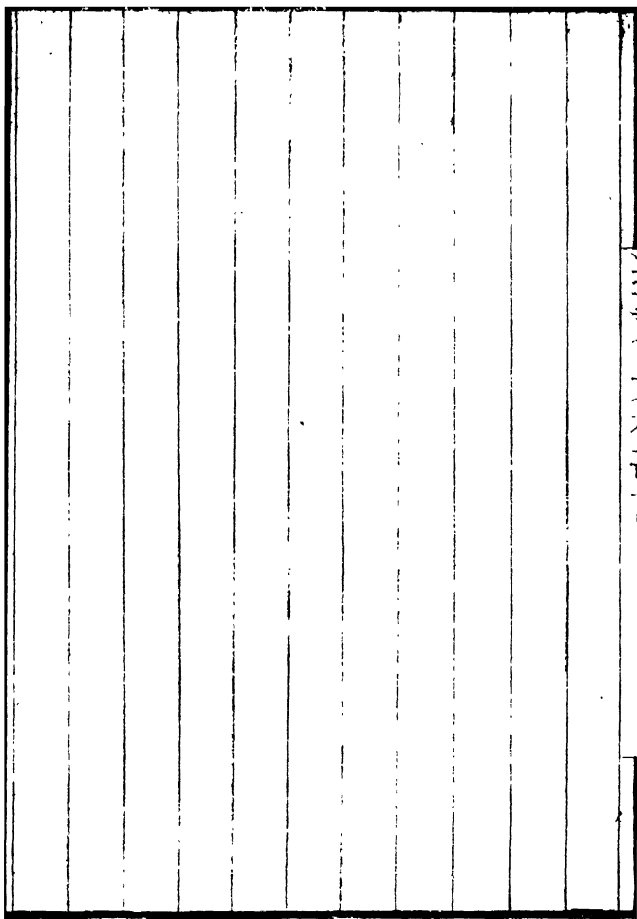
舊抄本市買下又標白望一目注缺秦人曰日爲揭蒜舊抄本作日爲揭算較勝日字似衍

至中和四年六月舊抄本作廣明四年考廣明紀元不及二年非也鄆州宋守奏敗

巢于合鄉宋守舊予書本紀作朱瑄舊抄本亦誤劫西番王涼府舊抄本王作至

太歲乙酉避亂于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本二十日而畢是書爲秦季公所藏子從孫岷自借抄之七月初六日孱守老人記

右係從薄丈啓源原本余從余君蕭客抄得之雖甚小碎足可補唐五代典故之缺也孱守老人姓馮名舒字已倉又號癸巳老人虞山人丙申七夕延陵吳翌鳳書

靖康緗素雜記

靖康緗素雜記十卷宋黄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祇有九十事程大昌演繁露辯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緗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辯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折露盤爲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甕牖閒評載其辯穀陽一條辯蘆菔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删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于此書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于前不足爲病晁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

解詩芍藥握椒為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摭此條為諸
笑雖不著姓字殆亦指朝英也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
字說而尊王安石為舒王解詩綠竹一條于安石之說
尤委曲回護誠為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
條外大抵引據詳明足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為臆
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以元祐黨家世尤與
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黄朝英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黄閣

天子曰黄闥三公曰黄閤給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凡天子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令秦漢有給事黄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黄閤

又王㮊學傳云旣爲公須開黄閤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是也黄門郎給事于黄闥之内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矣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是也黄堂者太守聽事

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諭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雌閣偃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紆黼扆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曰燕居又謝寄公醪云老依滴曲作蕃牧月例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

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始作此蚩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鴟尾爲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祠尾又俗閒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案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

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蓋用舊唐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舉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

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譌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爲證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眞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脇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子歆向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鎬時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衞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

爲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南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摭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爲孤負之字殊乖禮意蓋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向之意故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馬嚴上書云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張俊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明恩宋錄云孤負聖明謝晦云孤背天日桓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朝廷北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負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士大夫亦未嘗錯用如朱子京與李大傅云徒辜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此意顛倒就衰颯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耶獻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用遂

爲市中人耶歈之蘇鶚演義云耶歈者舉手相弄之貌即今俗謂之冶由也耶歈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引說文曰歋歈手相笑也歋音弋支反歈音踰又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温爲席送别友亦被命至尤遲晩温問之答曰旦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揶揄云我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慚怖却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揶揄

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鍔以錢數十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案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

潘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書本傳云蚡爲人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爲寢服虔止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侵爲正案酉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爲貌寢誤也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一云貌寢而體弱註云侵貌不足也又云貌侵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侻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甚富唐書載歐陽詢貌寢侻敬羽貌寢甚又南史云王鈞狀貌寢小北史邢遜傳云祖敎貌寢有風尚倦

遊錄載終慎思風貌寢陋皆以侵爲寢蓋循襲之誤也侵固不當作寢

吹臺

西淸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余謂此論太疎案杜子美遣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耶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

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鼎食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兎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卽知繫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嘗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案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觀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聞余儤直見寄詩一篇乃用儤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

丞郎入者三直無㒓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㒓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㒓其餘雜入者十直三㒓亦用㒓字案玉篇云㒓迍直也字當作㒓非虎豹之豹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註云陶唐當爲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爲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葢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耳余案書傳之誤非特此也如却非譌而爲御北皮傳譌而爲頗傳華表譌而爲和東者其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癢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癢今史記並作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技癢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眞得漢書之義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卽以鄭重爲殷

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使人通頻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爲愼重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雀鈸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書

扊扅

顔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家訓謂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扊或作扂余染反扅或作扅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龍具之注歌扊扅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釵釧薪盡何嘗赦扊扅

藉田

藉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案舒王字說藉從草從耒從借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如之從耒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藉物者尚之藉人者下焉籍從昔從耒從竹籍記昔事有實可利後除其繁蕪有節焉世之學者類

不分籍籍之義乃以耤田爲籍田至書典籍之籍乃反爲耤字是不究其本也案文帝紀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耤謂蹈耤也耤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宣王不耤千畝虢文公諫斯則耤非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以籍爲典籍之籍謬也唯韋昭之說得之案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藉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藉之字所以從借也舒王云公田謂之㪿猶親耕之田謂之藉也宣王不藉千

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之耤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或知何邪余嘗謂枕耤醞耤狠耤顧耤皆從草音慈夜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愼說文云祭耤也一曰草不編狼耤從草耤聲慈夜反又秦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案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

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也木生勾曲而有芒角其祝重焉祝融明貌其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勾龍爲土正又案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乃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則所傳容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況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

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復爲其火正乎案律歷志云火正黎司地幽通賦云黎醇耀于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愼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卷章也案楚世家云黎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愼之說又誤矣

湯餅

煮麪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荊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

好食水引𩝐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
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倦游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
矣嬾眞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麪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
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燒餅水瀹
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
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
名爲爐餅則又誤也案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又肅
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爲爐也
蓋胡餅者以北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轉音呼胡餅
爲胡餅呼骨切胡桃爲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案資暇
集論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

食旁爲餺𩟗字非也又云元和有僧鑒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爲𩜁𩟗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固爲餬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餬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

遵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于閻毗毗曰此起于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乾沒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干魏志傅嘏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儌于乾沒乎晉潘岳與賈謐爲廿四友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儌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没之說如陸沈之義陸沈所因陸沈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于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沈于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

云乾沒營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蕭吉見上
好禨祥之説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悦媚焉又宋子京撰
劉待制墓銘云財用旣積官爲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
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榷乾沒不悛

靖康緗素雜記卷二

湖陰

唐温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覘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含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琦傳云王敦軍敗於于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既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允當其湖陰詞云祖

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安可稱乎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案漢高祖用陳平謀僞游于雲夢注家無解釋又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恐爲未當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

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上造秦第二爵名也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音耳有耳聞之義又其謬戾如此

尊羹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一作未下鹽豉所載此而已及觀世說又曰千里尊羹但末下鹽豉耳或以謂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

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蓴菜不當云羹也或以謂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眞味故云末下鹽豉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但以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衞齊高帝曰蓴羹故應還蓋沈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二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今詳陸答語千里蓴羹末下鹽豉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未下鹽豉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蓟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黙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于義未安近世文士須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僊僊軒舉之狀乃爲盡善宋子京爲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而夭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卽何夫人之子軒渠阜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眞得漢書之意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頋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啉者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癢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于東漢旣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于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沖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案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賊衆曰白波賊衆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案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誤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只應既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柏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于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爲郎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奧曰猗重較兮新義謂猗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辭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孝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以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因賜國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四

黯伯音沓

家訓云晉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爲黯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爲嘐𡑀之嘐亦不知所出但耆老相傳世間又有黯黯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用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張纘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窒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辭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云蓋兖州之遺意也

三鱣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當作鱓魚飛集講堂前註云冠

音鸛鸛即鸛雀也䱇音善其字借爲䱇鮪之䱇俗因謂之䱇郭璞註爾雅䱇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䱇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䱇又純灰色無文章鱓魚長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鱉鰌䱇說苑曰䱇似蛇並作䱇字蓋假䱇爲鱓其來久矣又杜少陵云敕厨唯一味求飽或三䱇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

阿堵猶今人言這箇也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饒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措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

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眞詩云誰謂彼已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書詩云久謝輪囷器差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他義

撐犂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虚連題註云前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撐犂天子也蓋匈奴號撐犂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犂枚皐屬文徒率成于骫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犂而靡識敢謂知書

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博學然陸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撑犂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十人節度每州各一寺三等某年某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案會要云大歷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

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雜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翦綵爲人或鏤翦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爲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艮駟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

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爲八而宗懍指此爲證蓋宗懍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説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烏鬼事甚詳而西淸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眞奇士也唐李義山八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翦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二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

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覇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八月祓覇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歳時記云案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蕑兮注曰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氣穢並其義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

掌水時以祓除疾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三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于東流水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曁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于雒禊也自魏時不復用三日水宴之禮

著朔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乃用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庚戌朔初十日己未俗乃云

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卽月建也習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己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又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

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朔之遺法也羅疇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朏曰望曰旁死魄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敘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二月月建也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軷注云軷祀者封土象山于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詩云取羝以軷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軷壇也漢疏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或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車所至足跡所通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案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于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案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

犂爲祝融勾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寵傳注云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荀彧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家之論自不同如此

膢臘

楊子曰不膢臘也歟注云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膢力侯切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盍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案禮記外傳云蜡祭卽臘祭也夏曰淸祀殷曰嘉平周謂之

蜡祭秦曰臘黄衣黄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旣蜡而後臘又云
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
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謡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
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謡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
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
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
秦曰臘蓋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禮記外傳乃後
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竊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
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
淸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
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卽非夏后祭名疑六

帖爲誤

靖康緗素雜記卷四

靖康緗素雜記卷五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莽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命解官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元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

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静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正陽

嘗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十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巳正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葽處云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言

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明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案西京雜記云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案書之堯典于堯之時稱昔于堯之前稱古則昔于古爲近故日入至于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之宜矣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于大誥言若昔朕其逝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

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之以人言之者謂其人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時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烏鬼

筆談嘗論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

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得歸者則押䍧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鸕鷀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案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鐶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

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案歷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案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端午

李濟翁資暇集云端午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

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午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見邪所載此而已余案宗懍荊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五烹鶩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余嘗效崑體作端午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今朝襲慶源五色呈祥文必顯丙時先誕位非尊蘭湯備浴傳荊俗水馬浮江弔屈魂却笑唐家公主駿須令馳驛薦蒻祇洹

爲詩

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爲學

始于詩始于二南其意以謂爲者殆猶老子之爲學爲道論語之爲禮爲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何其牴牾耶案漢書王莽傳云初甲屠建嘗事崔發爲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爲爲詩則存中之說非經意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奧云綠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王芻郭璞注云菉蓐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卽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

筑韓詩作薵音篤亦云薵萹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
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
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荷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
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王旁非士衡者余案舒王新傳解綠
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萹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
昉述異記云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奥綠
竹猗猗是也又謂之何耶

遷鶯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
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
鳴矣求其友矣並無鸎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

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云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

踆鴟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鴟至死不饑注云踆音蹲踆鴟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踆鴟也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余案

大唐新語載東宮衞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嵩聞之撫掌大笑又案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靖康緗素雜記卷五

猗嗟

元度確論云猗倚也若曰猗嗟昌兮猗重較兮猗與漆沮猗與那與與皆中有所倚而生歎也至於猗彼女桑乃以爲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猗之義不通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猗之乃所以爲倚蓋詩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猗重較兮以猗爲嘆辭恐於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爲之說也淇奧義云猗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愼固也猗自訓倚而以爲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兔爰

古語云麞無膽兔無脾鴝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此案

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麞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無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無脾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訴矣故詩以鴇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又許愼注淮南子云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說猫

雜俎云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惟夏至日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曾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麤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

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朝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正肅公雖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猫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媒之神助嚳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爲斷句歆字連下句讀之乃爲允當今學者皆讀爲履帝武敏歆殊無義旨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歆字邪

芍藥 攊椒附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爲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爲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爲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己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孝武本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寛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考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爲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爲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瓚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

爲太史令余案班固郊祀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爲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爲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爲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爲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爲非太史公又以遷爲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

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歐陽
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
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
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慶餘置
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
其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
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
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
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
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
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

文章眞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龎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

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案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云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者辭狀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兗汝州輕繫皆以錄爲慮余案太元云躡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

蓋唐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錄爲慮耒之改耳顔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六

靖康緗素雜記卷七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劒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也平公默然不應佘案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

而不能來者吾君其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案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新序作平公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爵筦饒事而新序文王作恭王筦饒作筦蘇又班固古今人表云晉船人固來顏師古曰卽固乘也又爾不同何邪

六璽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簒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緑綈其上又吳書云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鈕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黄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僭號聞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

孫皓送金璽六枚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不知二家何者爲得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曩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臺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

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于臺上因名焉又案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廁牏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酒蘇林

云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圊也孟康曰廁行圊牏中受
糞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牏余案說文以牏爲
築牆短板度侯切而玉篇集韻以牏行圊字爲从广从俞音
投由是知中帬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牏者謂其父圊圂之
牏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
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
說則汗衫謂之廁牏有害于理而石建澣洒汗衫亦未足爲
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
謂如廁爲廁牏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
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
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瓚以國汁沃頭後人或

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國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嘗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牏之説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栫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悦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

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湇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

鰕因注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云膾遂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爲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邪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余觀荆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食又云崔植薄徙見史篇則作寒字語言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乃妄有改易明矣

懼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寃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耶律瓦衣不爲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恠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榷務半而征之余嘗考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爲國初野錄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

同如此孰謂書可信耶

一麾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以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

使麾得請印垂要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七

靖康緗素雜記卷八

摟羅

酉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又蘇鶚演義云摟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摟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葢摟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當何幹辦干事者遂謂之摟羅摟字从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兒矣乃加

人焉

阿奴

晉書周顗傳云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絡秀傳云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謨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誤也顗嵩俱爲王敦所殺謨終丹陽令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曰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元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記乃以敬宗為徐陵以何劉為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寛博有餘也醞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鶚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籍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籍甚謂狼籍甚盛也蘇鶚解狼籍者物雜亂之貌狼謂豺狼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爲籍者逐其語順也

臺烏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

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誤作烏鳶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烏鳶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諭

鴝鵒

字說鴝从句鵒从欲解云鴝鵒多欲尾而足句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鴝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鬬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魅藥今觀鴝鵒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

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鞦韆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意本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案秋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術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趫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高架秋千令宮嬪輩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士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予使邊至古契丹界見大薊樹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楊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余案古本尚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無作楊字者乃知濟翁所論爲得經意而存中之說謬矣

靖康緗素雜記卷八

馬歲

司馬温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格五

漢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簺也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云格五簺先代反又世俗有蹙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八各行五棊即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

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蹵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庚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蹵戎者即今之蹵融也其說甚佳然謂生于黃帝蹵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皐傳云蹵鞠刻鏤又霍去病傳云尚穿域蹋鞠顏師古注云鞠以韋爲之中實以毛蹵蹋爲戲樂也則蹵鞠非蹵融明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蹵鞠羣臣以蹵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又唐薛嵩好蹵鞠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蹵鞠爲勞動則明知非蹵戎也今人又以蹵鞠爲擊鞠蓋蹵擊一也沈存中乃以擊鞠爲擊木毬子故謂與蹵鞠異又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義甚明

餳粥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餳徐盈切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嘗考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餳云是宋考功詩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

宋俱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淸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餳粥對禺中寒食淸明多用餳粥事

儲胥

揚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陆又長楊賦云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槍纍作木槍相纍爲柵也蘇林注云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顔師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爲護儲胥宋子京傷孟昭圖云密疏叩儲胥又侍宴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在儲胥又答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胥又

續春詞云蒼龍驅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既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胥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子傳檄云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胥二館

名識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

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又西淸詩話云宋元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戲答公曰淸臣宋郊牓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人侵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衞將軍子蒍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案江洪齊時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義邱國賓蕭文琰邱令楷江洪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爲學林則洪仕于齊梁間明矣淹與洪其系皆出于濟陽考城而又俱仕于齊梁間淹嘗爲建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于

建陽則江爲之系實出于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爲之說也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眞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或書名而不書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眞齡字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眞齡旣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美也末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則眞齡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眞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喬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

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眞贊云房眞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眞齡而新史云房元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宏中神道碑云諱宏中字某案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爲王宏中然則宏中必字也碑文誤耳政與房喬名字一同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郁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

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襄陽
案史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
略地陳留郊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
又案晉書載簡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
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蓋
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九

靖康緗素雜記卷十

和松

晉庾敳傳云敳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敳敳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而溫嶠傳曰嶠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蓋是時溫嶠爲都官從事敳爲散騎常侍二人同在朝廷是敳之所器者溫嶠非和嶠明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而世說亦云子嵩目和嶠云云何其謬歟㫖由修史者雜出于諸儒而非一人之筆故其謬戾如此今之學

者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益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爲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葢示不忘本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蚤知名則之儀爲長推爲次明矣而北史載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爲兄之儀爲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嘯父仕孝武帝爲侍中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鱭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尚獻帝大笑唐蘇艮嗣高宗時爲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艮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又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艮可嗤笑

刊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詔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它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說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夢筆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嘗夢陸倕

以一束青鏤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又唐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爲文辭者多以江氏爲夢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筆之裔尤爲佳也然蒙求注引典略云江淹少夢人授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于本傳何耶

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

也唐貧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秦入齊又使于楚楚王欲置相于秦范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説也

金根

劉公嘉話云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説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又大唐新語云張由古素無學術歷官臺省嘗于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在文選

中何云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杕杜 杕音第

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謂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爲湯餠客唯愁錯寫弄麞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靖康緗素雜記卷十終